**David Lewis (1941-2001)**



大卫·刘易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1967年在哈佛大学以“Convention”为题的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导师是蒯因（W. V. O. Quine）。

刘易斯几乎每个哲学领域都有涉足。在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刘易斯是物理主义（[physicalism](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hysical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unctionalism/)）的发展者之一。

在形而上学，他发展了关于因果（[causation](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ausation-metaphysics/)）/律则（nomological）的“休谟主义”（Humeanism）。他最有名的工作是他在反事实（Counterfactual）上的工作。而他最为人所知的他“臭名昭著”的立场——模态实在论（[modal realism](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ossibilism-actualism/)），这种立场认为那些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ossible-worlds/)）都是实际存在的。

他在分体论（[Mereology](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mereology/)，或部分学，研究部分（parts）的学问）、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决策论（[Decision theory](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decision-theory/)）和贝叶斯主义（[Bayesian](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pistemology-bayesian/)）、对文学作品中的虚构的分析（[fiction](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iction/)）等哲学分支上也有所贡献。

1.惯例 Convention

刘易斯在他的第一本书《惯例》（Convention, 1969）中分析了“惯例”，并以此分析了语言。一个群体使用一门语言，就像面对一个协商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一样，而一个[惯例](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nvention/)就是这个协商问题的一个解。在其中他提出了“共识”（[Common knowledge](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mmon-knowledge/)）这一概念（在同一时间，这个概念独立地在哲学中被刘易斯、在经济学中被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来[[1]](#footnote-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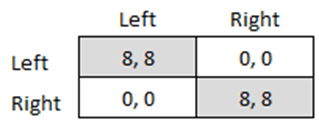


图 1 协商问题 co-ordination problem

2.反事实 Counterfactuals

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能进行反事实的想象和推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情况不是如现实中这般，而是那样……会如何？刘易斯的第二本书《反事实》（Counterfactuals, 1973）在反事实语句（“如果……，那么……”）的语义学上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刘易斯将形如“如果史密斯得到了大多数的投票，那么他将成为下一任的市长”这样的语句分析为

“如果φ，那么ψ”在世界w0为真，当且仅当在所有与w0最为相似的Φ在其上为真的世界中，ψ为真。

其中，“相似”（similarity）的概念是需要辨析的。之后，对[反事实](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unterfactuals/)语句的分析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和发展。

刘易斯使用反事实对因果性（causation）进行分析（[Counterfactual Theories of Causation](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ausation-counterfactual/)）

事件A因果地导致事件B，当且仅当，反事实语句“如果A没有发生，那么B不会发生”成立。

但是这样的分析面临了许多问题（当然，所有的对因果性的分析也一样都面临许多问题），想象苏西和比利两人都向窗户丢了一块石子，而苏西的石子在比利的之前扔到了，打破了窗户。苏西扔石子是窗户破了的原因，可是假如苏西没有扔石子，比利的石子仍然会打破窗户。

3. 心灵哲学 Philosophy of Mind

英年早逝的年轻天才拉姆齐（Frank Ramsey）发现，对于一个理论（可以理解为一些语句的集合），如果我们将它的词项划分为“日常”（ordinary）词项和“理论”（theoretical）词项，并且假定（用代表）是其中出现的所有理论词项，那么我们可以引入一些概念变元和量词来代替这些理论词项，称之为理论的“拉姆齐化”（Ramseyfication）



理论和它的拉姆齐化在关于通常词项上的后承/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相对于理论的通常词项，它们是等价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的拉姆齐化消除了理论中非日常的“理论词项”。

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凭借这项技术消去科学理论中不可观察的实体，如“电子”等。而刘易斯则将这项技术应用到了心灵哲学中“信念”（belief）、“痛”（pain）这些词项上去。

刘易斯为唯物主义（materialism）——心灵哲学中物理主义（physicalism）辩护，他称之为“同一论”（identity theory）。

并且，刘易斯发展和调和了心灵哲学中的同一论和功能主义。痛——这一通常认为是非物理的心灵或感觉的典型代表——是为它的因果角色所定义的。但它同时要兼顾神经状态。刘易斯提出和考虑了著名的“疯子的疼痛与火星人的疼痛”（“Mad Pain and Martian Pain” (1980)）的例子。

4.形而上学

4.1 自然属性 [natural properties](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natural-properties/)

刘易斯让我们考虑“自然”（natural）的属性，也就是像古谚语一样，“沿着自然的关节切分”，我们不是任意地划分，而是去找那些实在中自然存在的属性。有些属性比另一些属性更加自然。如古德曼（Nelson Goodman）著名的“绿色”和“在公元2000年之前是绿色，在公元2000年之后是蓝色”的例子。

4.2

刘易斯捍卫关于律则的休谟主义。休谟认为，所谓自然律（[laws of nature](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aws-of-nature/)），不过是一件事件跟着另一件事件，一件事件跟着另一件事件……罢了。一个世界的所有真理都随附（supervene）于世界的自然属性和关系的分布。而所谓自然的属性和关系也就是点状大小的物体的内在属性（[intrinsic properties](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intrinsic-extrinsic/)）和时空关系。

这是一幅相当简单的图景——除了这些以外，别无其它。倾性（[disposition](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dispositions/)，如“糖具有可溶性”）也被还原为了反事实依赖了。可是，它似乎与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物理理论也一定的张力（比如，贝尔定理（[Bell’s inequality](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bell-theorem/)）告诉我们，不仅需要“紧挨着”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属性，有时候，隔着老远的事物之间的属性和关系也得派上用场）。

4.3 模态实在论 Modal Realism

在刘易斯的《复多的世界》（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1986）中，刘易斯认为我们的世界只不过是许多可能的世界的一个。而一个命题是可能的，当且仅当它在某个世界中成立。当然了，我们只处在我们的世界中。但其它世界可能有我们的“对应体”（counterpart）。

刘易斯认为这样一个本体论上丰富的理论是最为简单直接，在对模态（modality）、反事实、语义学等的处理上都最有用。如，一个命题（[proposition](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ropositions/)）不过就是一些（这个命题在其上成立的）可能世界的集合。

这样的理论可以想见当然地引起了许多哲学家的非议。

5.

在刘易斯在概率的哲学（[philosophy of probability](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robability-interpret/)）所做的许多工作中，其中一项是刘易斯证明刘易斯不可能定理（Lewis's triviality result）

条件概率不能全然等同于条件句的概率

刘易斯还为我们留下一个有趣的谜题：什么是洞（[Holes](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holes/)）？它是填充物的“不存在”（absence）。某物的“不存在”是一个事物吗？还是说，洞实际上只是它的边缘（boundary）呢？可是我们要怎么解决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呢？

1. 有时候，许多概念就这样同一时间冒出来了，如非欧几何，如计算机科学和模态逻辑中的互模拟（Bisimulation）概念。 [↑](#footnote-ref-1)